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# III 生活困窘·不改繪畫之志

他是一個隨處都可以畫畫的畫家。  
從前，放平了靠在客廳牆邊的門板，  
便是他的「床」，他就在上面畫畫。  
水墨畫、水彩畫都一樣，  
大畫在床板或在地上，小畫在桌上；  
油畫在椅背上豎著畫，  
或者靠在窗邊牆上作畫。  
曾有朋友納悶的問，他是畫家嗎？  
為什麼沒有畫架呢？  
眼見斗室裡凌亂的書冊，  
以及塞滿的畫作，  
大家封他為「沒有畫架的超級畫家」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 逆境中一身傲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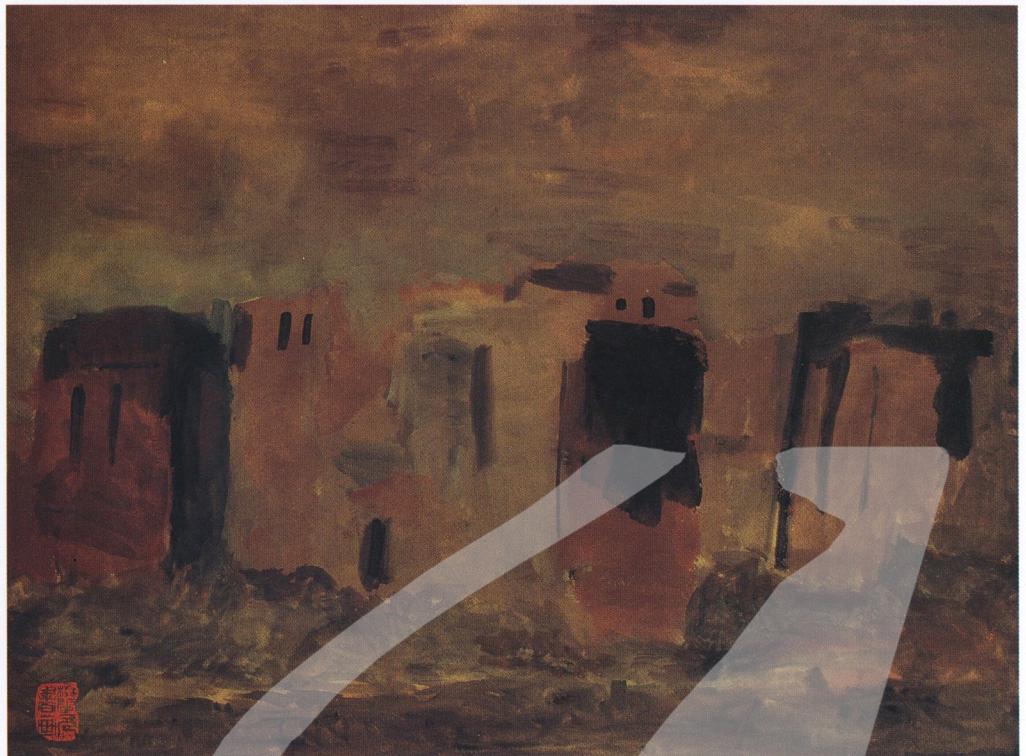
國五十一年，波密拉颱風來襲，草屋應聲而倒，家中積水盈尺。風雨中一家人倉皇涉水，一步一步地走著田埂衝向鄰家；當時小女兒才四歲，一腳踩進泥沼之中險些滅頂。二女兒王台女回憶說，全家借住在鄰居四合院的前埕上，第二天報上刊載了「王老師女兒溺水」的訊息。由於搶救不及，辛苦完成的畫作，和日記、書籍損壞殆盡；原來稍稍寬坦的境遇，頃刻間又是滿目瘡痍。個性再怎麼堅韌不屈，終也浩嘆：「在蘇杭，春風春雨惱煞人；在台灣，春風春雨太無情。」

●面對颱風過後枝草無存、一片泥濘的家園，王攀元只好帶著子女住進蓋了一半的警察大樓裡。那大樓因官商勾結轟動了全縣，未完成而停工。沒電也沒有門窗，王家點著煤油燈過日子，下雨便在屋內撐起傘讓孩子睡覺。

●如此整整住了兩年又八個月，他下定決心蓋間房子。在朋友的協助下向銀行貸款玖仟元，蓋了一間小瓦房。這已是一家人的天堂，第一次雨天也可平穩地睡覺，不必半夜被打濕驚醒，毋須擔憂颱風夜不成眠；知足的他，因為可以安心傾聽雨聲而將斗室取名為「聽雨樓」。



王攀元 建築 1955 水墨 18.5×50公分



王攀元 古堡 1966 水彩 40×55公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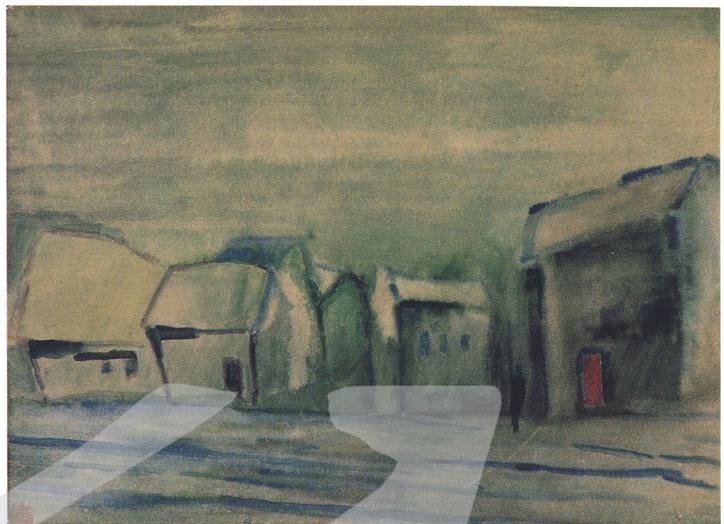
王攀元 新莊之晨 1969 油畫 72.5×60.5公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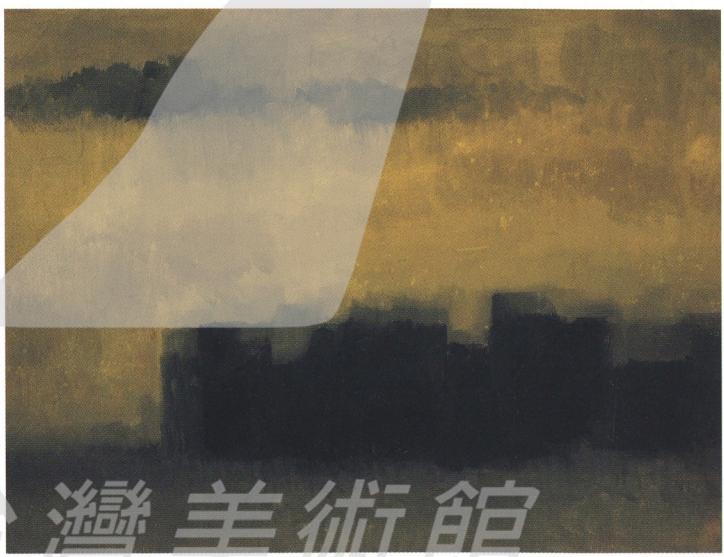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王攀元 樓房 1995 油畫 46×38公分

王攀元很少描繪高樓，都市建築使他深有壓迫之感。此圖以黑線區隔矗立的大樓單元，不描繪細部；高樓頂端有如在陽光照耀下特別明亮，窗扇若隱若現，高低錯落。彩筆下的建築像音階似的，輕快又沉穩，是另一種建築印象。



王攀元 鄉村 1970 水彩 54.5×39公分



王攀元 古城 1965 水彩 54.5×39公分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●白天在學校裡教學，鼓勵學生勇於表現，發現自我的特點；還常指導製作壁報，參加美術、漫畫比賽，遇到家境不好的，他聯想起求學時候的自己，不由得多了幾分關愛。

●有一年，羅東中學參加全縣美展和壁報比賽，分明兩次都得了第一名，卻不知何故被當權者利用計謀給除名掉了！

當時納悶且氣憤的他，只得在日記中發抒：「假如你有才高八斗的智慧，鋒芒畢露的才華，可惜生不逢時，受人嫉妒，此時最好要有忍耐的藝術，以忍去應付一切。此外，如果沒有良師益友在身邊，必須能享受孤獨，不要空虛、痛心，安靜地觀察萬物，開拓胸襟，增廣知識領域吧！」

●二十週年校慶時，舉行全校成績展覽會，校長褚承志指定了王攀元拿出六件作品，與其他老師及學生同時展出，特別邀請教育部長閻振興到宜蘭參與繪畫的評鑑。未料，午後全校師生在大禮堂集合時，閻部長將他請到台上，誇獎他

的畫很有前途，並對大家說：「貴校很幸運能有這一位上海美專的高材生任教美術，全體師生應感到光榮才對。」經過這一次公開的讚美，王攀元終於一九六九年入選全省特殊優良教師獎。當時對此殊榮，頗有絕處逢生之感。凡事不與人爭，遭人誤會或排擠時暗自隱忍的個性，實是源自從小的環境；任何一件誠心、公正的提拔，也就格外令他銘感於心了。

●晚上夜深人靜時，王攀元就著煤油燈下，讀書、畫畫、寫日記，這是奔波一天之後，最為寧靜和恬適的時刻，他盡情讓思維無拘無束的馳騁，可以飛越關山回到老家，可以與竹君泛舟西湖寫生風景，可以與友人在冰寒地凍的東北打獵而掉進雪洞之中……每當憶及無奈之處往往淚流滿襟，又是徹夜未眠。

●早期買不起油畫顏料，他大部分畫水彩畫和水墨畫，而隨手取得的各類信封、紙片皆成為記錄心情與抄錄詩文的「筆記本」。物質愈是匱乏，所凝聚的感

受愈是鮮明深刻。日記中他寫道：「摩洛告訴盧奧說，你是畫家，無論環境如何變化，你仍是一個畫家。」

#### 雪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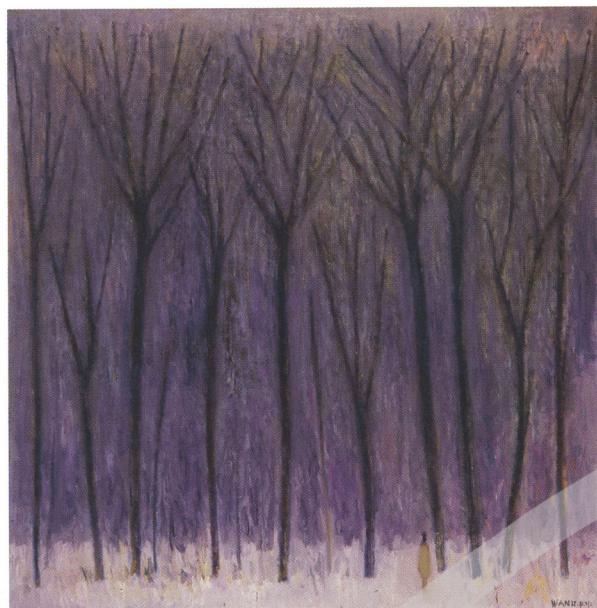
「那堪楓葉飄零淚，北國霜雪寒。家鄉多難，夢寄江南，往事誰能訴？樑燕喃喃。」——王攀元詩（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）雪景的記憶主要來自東北，王攀元曾和友人在雪地中嬉玩，不慎掉入雪洞之中。白雪覆蓋之下，萬物回歸單純與寧靜，森林簡化成枝幹，房屋簡化成斜屋頂……簡明的意象正符合畫家的心境。



王攀元 東北的雪 1986 水彩 36×42公分



王攀元 雪景 1986 油畫 53×73公分



王攀元 森林之雪 1991 油畫 53×27公分



王攀元 賞雪 1998 油畫 116×90公分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### 千堆雪

「大江東去，浪淘盡、千古風流人物。故壘西邊，人道是，三國周郎赤壁。亂石崩雲，驚濤裂岸，捲起千堆雪。江山如畫，一時多少豪傑。」——蘇軾，〈念奴嬌〉詞中的「千堆雪」是浪花，畫作「千堆雪」是刮刀筆筆堆砌出來的皚皚白雪。白中有灰有藍有黑，背後蒼莽深邃的黑暗是海洋也是天際，孤鷹飛翔於茫然之中，有如轉來轉去脫離不了這一片雪地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王攀元 千堆雪 1990  
油畫 53×73公分



1956 東方畫會成立。

1957 五月畫會成立。

## 台北水彩個展畫作售罄

●大陸來台的人士中，不乏美術創作者。民國四十、五十年代的台灣畫壇，以文人畫見長、代表中國傳統繪畫的是馬壽華、黃君璧等人的「七友畫會」；李仲生的學生表現了革新的氣魄，一九五六年成立「東方畫會」推展現代藝術。一九五七年的「五月畫會」，則是針對當時畫家風格僅止於印象派，官辦的省展無法接受新的畫風，提倡要用現代人的感知和技巧來表現而成立的。

●這兩個畫會的革新行動，促使台灣美

術走向新的領域，可說是大陸來台青年畫家掌握了轉變的契機。直至一九六二年，現代繪畫展覽的聲勢已超越省展與台陽展，一九六四年總共有十五個畫會遍佈全省。

●蘭陽平原上民風淳樸，民國五十二年喜好書畫的同好們策畫成立「蘭陽畫會」，會友包括老、中、青三代達三十人之多，規模之大可說宜蘭地區前所未有。創始會員之一書畫家林恒州，至今仍保存了創會時的木匾，背後由魏煌書



民國五十二年首屆蘭陽美展，參展畫者合影。（圖片提供／林恒州）

1961 徐復觀發表〈現代藝術的歸趨〉批評現代藝術，引發論戰。

1960年代 台灣文化界引進西方新思潮，如前衛藝術、新劇場、新潮電影等。

1965 故宮博物院位於外雙溪的台北新館落成，古物開始遷移此地展出。

寫序文，以「藝宣中華」為宗旨。王攀元參與創會並擔任顧問，以畫會友，拓展了教學以外的繪畫活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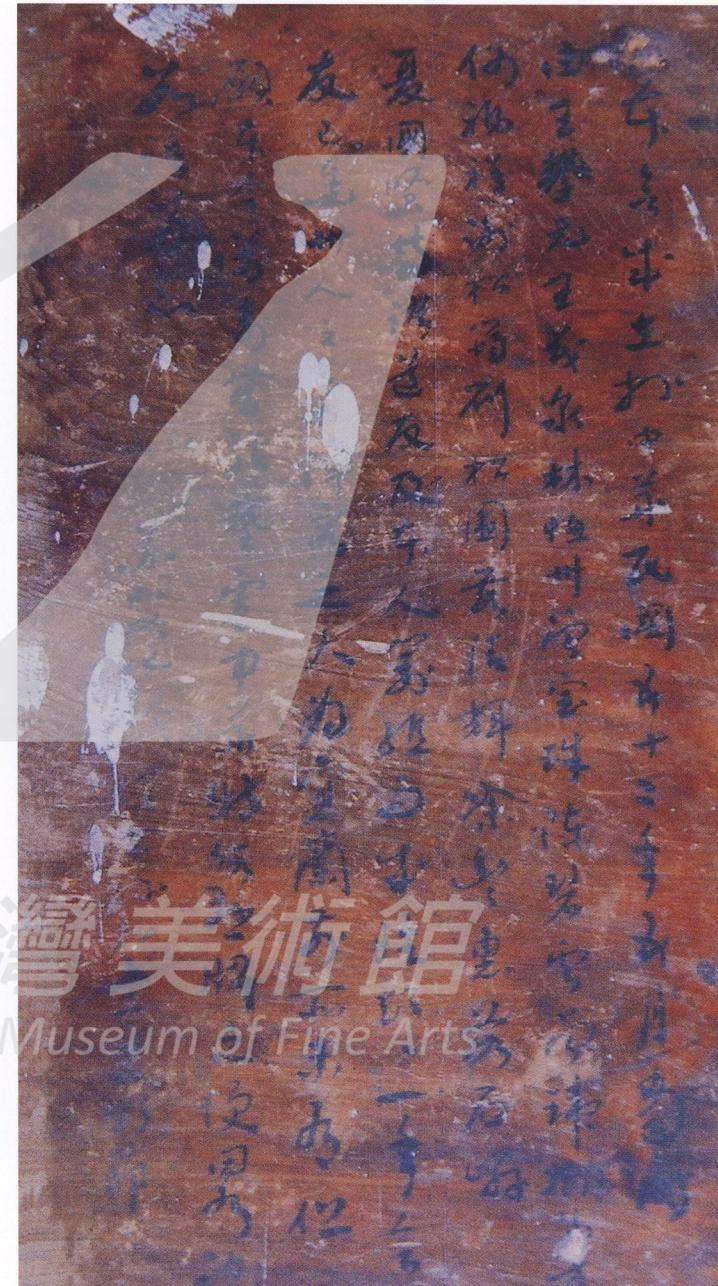


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之蘭陽畫會之招牌，此會是宜蘭地區早期畫會之一，會友達三十人之多。

（圖片提供／林恒州）



民國五十年代蘭陽畫會展出時，王攀元夫婦帶著小兒子與學生合影。（圖片提供／涂豐惠）



蘭陽畫會招牌背後之文字，說明當時創始者是王攀元、王茂泉、林恒州、曾寶珠、陳碧雲、曾瑋、柳為方、何福祥、謝松筠、劉松園、藍清輝、涂豐惠、藍石麟、夏國賢及魏煌。（圖片提供／林恒州）



宜蘭縣壯圖鄉舉辦「藍海畫展」時，蘭陽畫會全員前往觀賞。  
(圖片提供／涂豐惠)



蘭陽畫會成員合影。右一王攀元為顧問，左一是涂豐惠，左二是林恒州。(圖片提供／林恒州)



王攀元與藍海畫展畫友們一起出遊。(圖片提供／涂豐惠)



民國五十年代與畫友出遊。(圖片提供／涂豐惠)

●有一年秋天，台北的畫家李德、劉其偉、胡茄、張道林、劉宇迪等人，應宜蘭救國團之邀舉行聯展，適巧蘭陽畫會在中山堂展出。王攀元參觀聯展結識李德，李德觀賞蘭陽展後，對他的水彩畫極感興趣，相談甚歡而成爲論畫的知音好友，並鼓勵他到台北開畫展。

●民國五十五年，王攀元在台北中山北路三段的亞洲國際畫廊舉行台北首次個人畫展，展出水彩畫三十二幅。那一年

他五十五歲，距離上海美專畢業整整三十年。在日記裡他寫道：「開幕典禮的那一天，除了我帶三個學生之外，別無一人前去觀賞，真是可憐……一週後突然來了幾個美國佬，他們是跟隨好萊塢電影公司到基隆港拍外景的演員。偶然到畫廊來，看到畫非常喜歡，第二天就全數買走了，每幅價格五百元至壹仟元不等……」

## 李德與王攀元

畫家李德與王攀元相識相知，至今長達四十年。王老性格內斂謙和又僻居宜蘭，若非李德一而再地督促他開展覽、推薦中華民國畫學會金爵獎等，王老恐怕更遲才參與台北畫壇。

王老說：「我很欣賞李德的畫。民國六十年代，大部分西畫家畫的是印象派，李德之作高尚、不俗，別具親切感。後來，重視空間，每一筆下去都有相應之關係，他所表現的空相，學問很大。」在一張手札上，他寫道：「老莊哲理、詩人氣質」即是讀李德畫作有感而記。

李德讀王老畫則記：「繪畫是以形象構築心靈的學問。形，植根於造化，造化無盡；心，無盡。古往今來，只要懷抱一片虔誠執著於藝術的畫人，莫不困頓於難以盡表的境況之中。攀老藉象徵的手法，簡約的主題，來掙脫這分困擾，樹立了特有的風格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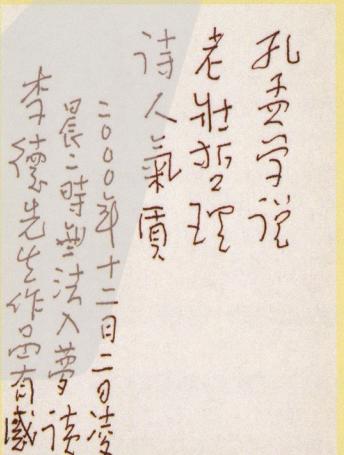
攀老的「空間」與李德的「空相」表現方式固然不同，但是兩人都著力於虛實相應，整合空間的經營；只是王老書寫的是寂寥廣袤的「空間」，而李德則是絕對、純有的「空相」探求。相較之下，王者的空間範圍比較狹小，重視的是色彩與色彩的比例和距離，注重透明感。李德的空相範圍較廣大但具體，任何平行、垂直、對角之線都不是隨意安置的，空間的層次密度更高。

王老曾說：「造形上縱使遇到困難，也寧願任其不完整，但一定保留鮮活的感受。」這句話說明，他重視情境甚於理性造形；而李德，大約造形性是首要必須建構的，感性、情境是依賴細密造形來完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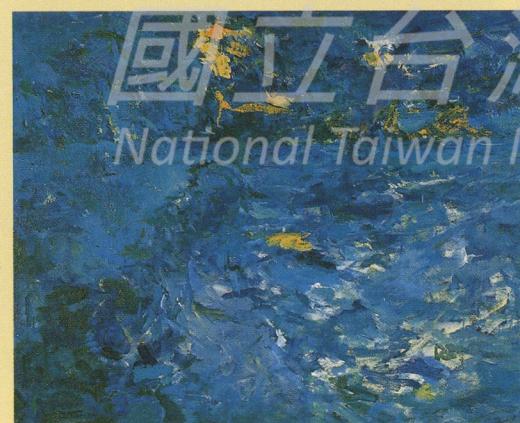
詩性與文人氣質則是兩人共有的，這或許是彼此契合的最大原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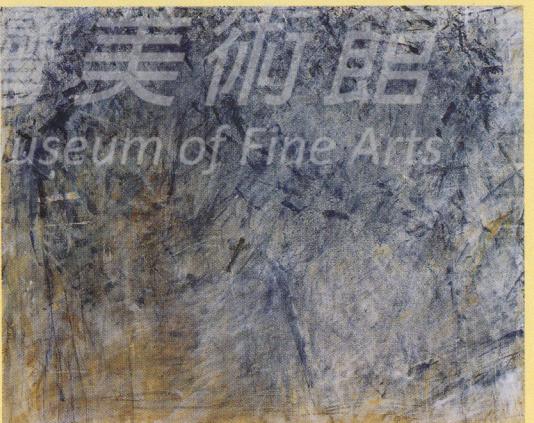
民國五十年代蘭陽畫展時，李德帶學生前往觀賞。右起為魏煌、潘德照、李德、王攀元、鄭阿達、粟照雄、林恒州。(圖片提供／涂豐惠)



王攀元記李德作品有感之手札



李德 化作幽光入西海 1972 油畫 80×100公分



李德 空相 I 1990-94 油畫 103×130公分



民國五十五年在台北中山北路亞洲國際畫廊個展。由左到右為林清和、王攀元、涂豐惠、林素珠、陳碧雲。

(圖片提供／涂豐惠)

●那個時候，首善之區的台北，藝文活動遠不及今日之蓬勃，少有人知道「王攀元」是何許人？畫廊的畫作買賣也尚未蔚為風氣，於展覽中整批成交的狀況傳揚出去，「王攀元」這個名字突然響亮起來，藝壇人士莫不啧啧稱奇。畫家本人更是既驚喜又不捨，喜的是畫作受到青睞，大大增加創作的信心；二萬元的收入是他三十年未曾有過的鉅款，對家庭經濟大有幫助。然而，竟然一張都沒有留給自己，又不免使他悵然若失。



王攀元台北個展會場一景。（圖片提供／涂豐惠）



王攀元台北個展會場一景。（圖片提供／涂豐惠）

●此次賣畫過程，還有一段鮮少人知的插曲。《老天爺的劇本》書裡，作者黃慈美寫道：「畫畫原不爲了賣畫，再者有礙畫面的情境，所以他從來不簽名。他認爲風格獨特毋須看名字即知作者。收藏者回到美國，才發現每幅畫都沒有簽名，幾番商榷，竟由他簽上英文名字，製好版，寄到美國轉印在畫上，這恐怕是畫壇破天荒的奇聞。」由此也可見，王攀元絲毫未考慮繪畫市場功利的一面。

●這台北個展，受到畫友們一致的肯定，給他極大鼓舞。《自立晚報》上的一篇報導說：「王攀元的畫不迎合現代畫風，也不沿守舊法，充滿了心靈深處的觸發，孕育個人情感的流露，真實而感人。」困於生活，少有餘力與人酬酢往來；不刻意追求現代繪畫風潮，只是盡情發洩自我。斗室中經營出來的畫境，和他的思緒一般飛越千里、無所阻隔了。

●以賣畫所得加上銀行貸款，賣了小瓦房，買下延平路的水泥房。然而十萬元的屋款，又讓他陷入借債的窘況，依然脫不了「大窮鬼」的封號，這次足足還了十年才還清。

●夜以繼日的投注心力雖然滿足了精神的追求，卻使瘦削的身體不勝負荷，終於病倒住進羅東博愛醫院。病中格外多愁善感，故鄉、故人，像走馬燈似的繁繞在腦際。五十七年九月的日記又記錄著夢見竹君之情景：「今夜夢你與我擁抱至天明。你希望我將你帶到另一世界，與高山爲伍，聽獅虎咆哮，聽猿猴悲鳴，聽流水細訴。用蘆草爲筆，用樹皮作紙，用野草閒花爲墨汁，我們盡情地作畫，畫我們心中想畫的，擁抱、畫畫，直至死去……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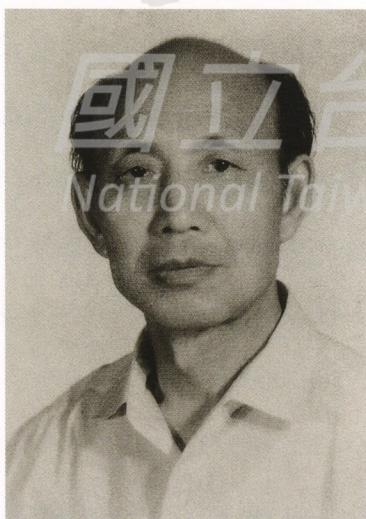
1970年代 現代化與工業化帶來生活的遽變，引發知識分子鄉土文學的論戰。

1976 素人畫家洪通首次公開展出，盛況空前。

## 自學校退休專心創作

●民國六十二年，由於身體健康情形不佳，申請自學校退休。兒女俱已成長，遂可專心於繪畫；他深居簡出，傾全力於油畫、水彩、水墨各領域。水彩從台灣模造紙開始，畫到日本紙、德國紙；油畫從硬紙板、木板到畫布，且愈畫愈大，似乎有意彌補早期買不起材料的遺憾，暢所欲言地宣洩不止了。

●回顧來台以後的三十年，繪畫以外他最看重的，莫過於子女的教育。以一份



民國六十二年決定退休，專心繪畫時候。

微薄的教員薪資，要拉拔八個孩子成長及受教，其中辛苦不言而喻，而他堅持讓他們都完成大專以上的學歷。

●大女兒王筱寶從小活潑好動，她說，小時候管得較嚴，長大後求學、就業都不干涉，鼓勵朝個人興趣去發展。二女兒王台女喜愛閱讀，最得父親誇讚。小學時候生活貧窮，常和媽媽抱頭痛哭，五年級時曾經想自殺，被阿伯拉住始撿回小命；爸媽急如熱鍋上的螞蟻，四處尋人。「父親自己受過許多委屈，又因爲人單純容易信任別人，因此吃了許多虧。可他卻告誡我們，做人要實在，不要佔別人的便宜。」她認爲，父親給她最深刻的啓發是：雖然長期被當作「大窮鬼」，甚至有意無意地敬而遠之，但是一直不改初衷，朝心中的思想、風格努力不懈，終究能夠揚眉吐氣。

●兒子王台民是唯一跟隨父親腳步也學習繪畫的。他看父親生活那樣刻苦，卻每天、每天地畫，心中非常感動。「爸爸最常告誡我的是，畫畫不能模仿別



民國六十一年倪月清於自宅門口。（圖片提供／王筱寶）



民國七十年王攀元夫婦攝於自宅。

人。一定要真正有興趣去畫，下功夫磨練好自己的技法，才能想畫什麼都畫得出來。」他覺得，父親的畫不是第一眼就能看出『味道』的，是屬於『愈看愈有味』的那種，很少人這樣畫畫。」

●退休之後的王攀元，應邀到宜蘭青年社團活動中心教授國畫，每週一次，持續七年之久。月清不改其樂觀、勤勞的個性，承租小店賣饅頭、水餃；孩子們下班、放學都來幫忙，一起走過艱困的歲月，一家人的情感更形緊密，也格外珍惜得來不易的坦途。

●「我是一個不記恨的人，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。」今年八十一歲的倪月清說。那年兒子得了肺炎，原本醫藥費求

助無門，後來得貴人相助救回一命之時，她數次揮淚祈求神的保佑。三十多年前王攀元得肺炎請假長達一年的休養時期，她跪在病榻前祈求：只要上帝能救你，我願在千山萬水中把竹君找著交到你懷抱中……。我們願作神的兒女，永不分離……。後來，王攀元肺部鈣化，奇蹟似的脫離了險境，她從此成爲虔誠的基督徒。一九九八年她胃疾開刀時，對王攀元說：「人生如夢草上霜，歸去吧，天堂是我家……，我若歸去，你必須遵守諾言到教堂受洗，將來一起到天堂，那才是我們最後的歸宿；否則一在天之涯，一在地之角，永無見面之日。」



倪月清（左三）是虔誠的教徒，每星期日上教堂。此為十多年前聖誕節時唱詩歌時所攝。（圖片提供／倪月清）

●當年目不識丁的村姑，如今是能讀書、唱詩的老奶奶，每週日上教堂，祈禱著世界和平，國家平安，人類互愛，寬恕悲憫……，一個傑出藝術家的背後，正是因為有位堅強有愛心的女性犧牲奉獻，雙手撐起一片天啊。當我們欣賞、讚嘆畫作時，不禁要感念促成的這股力量，以及藝術家子女們為社會大眾所承受的辛苦代價了。

●儘管創作不斷，慕名而來的知音、畫友日漸增多，生活看來一帆風順；但奇怪的是，王攀元內心仍然潛藏著不安全的感覺。

●「我沒有快樂的童年。到目前為止已是九十多歲的老人，仍然沒有一天過得安逸，好像每天都在『怕』字上頭過日



王攀元夫婦攝於自家門口

子，隨時都會有什麼事降臨似的……」他說。剖析自己這樣的個性，他不由得回想起上海美專時期，陪同學一起去「看相」的事：那位相士是英國哲學博士，一眼即看出他是孤兒，對他說他將永遠在痛苦中討生活，但最終目標會勝利。相士隨手用英文寫了四、五頁之多，最後預言他，由於人生觀與眾不同而一生遭人嫉忌，宜好自為之，自求多福……

●自認相信天理，不迷信宗教的王攀元，回顧相士所言，真有言中之嘆。這一路走來的顛沛不安，已然化入血液身軀之中成為性格的一部分，也正是他繪畫風格形成的因素之一。

## 人物

「蒼蒼者天，悠悠大地。山高水長，朝去暮來。強者歡笑，弱者哭泣，人性已滅，虎狼成群。多情如夢，音訊已絕。倦鳥知還，落葉歸根。問君如何者？一切已成空。」——王攀元詩（四十八年九月十日）

「友情是世界上最可貴的東西。但是，誰是最可靠的朋友呢？我的答案是我自己。假使你不能充實自己，到山窮水盡時候，會看不到任何一個朋友了。」——王攀元日記（六十九年三月四日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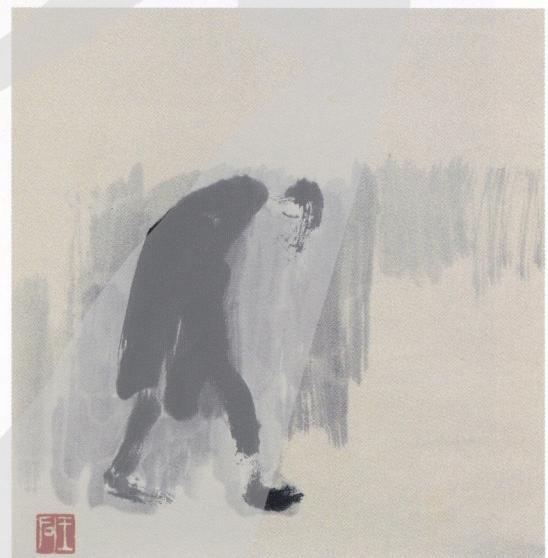
祈禱的人、乞討的人、趕工的人、佇立思親的人、疲累歸家的人都是他自己；母子三人則是畫月清帶著孩子行於街頭。人物衣著簡略，身形一筆呵成，低垂著頭卻又桀傲不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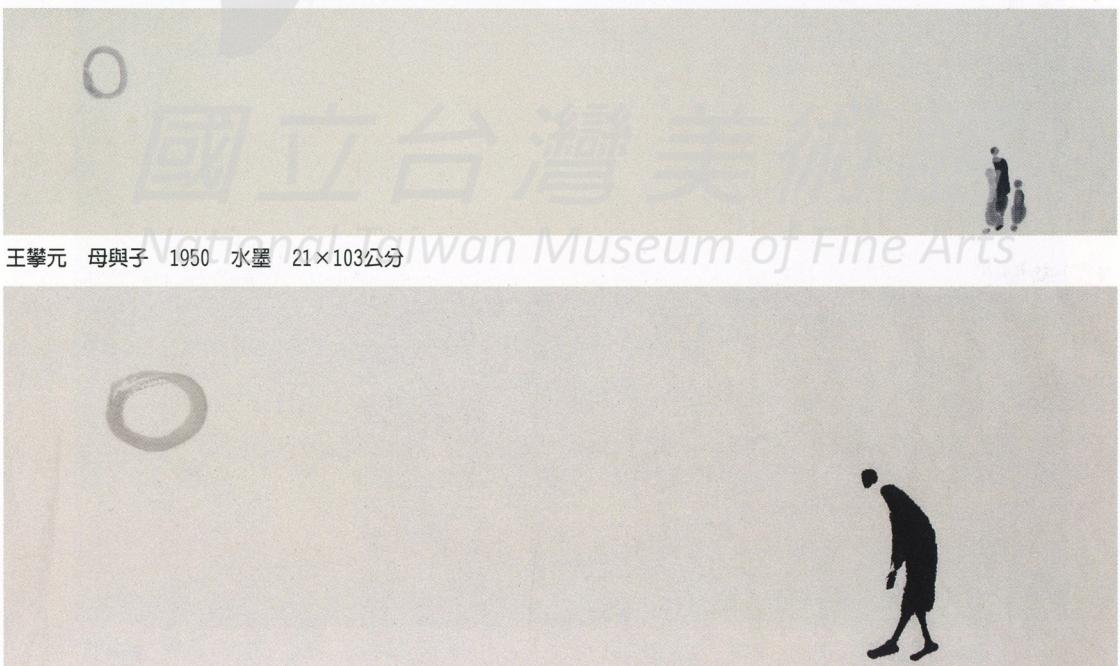
王攀元 行乞的人  
1940 水墨  
23×45公分



王攀元 祈禱 1952 水墨 68×70公分



王攀元 趕工 1942 水墨 33×35公分



王攀元 歸途 1960 水墨 26×70公分



王攀元 思故鄉 1976 油畫 53×73公分



王攀元 孤獨者 1981 水彩 39×37公分



王攀元 老婦人 1986 水彩 24×27公分



王攀元 孤兒 1988 水彩 39×54.5公分



王攀元 拾貝 1989 水彩 28×30公分



王攀元 天上人間 1994 油畫 38×45.5公分



王攀元 向晚 1992 油畫 38×45.5公分



王攀元 問行雲 1995 油畫 23×16公分



王攀元 《倦客》 1964 油畫 130×97公分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*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*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*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*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*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*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*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*

王攀元 候車室 1972 油畫 60×73公分  
這是老畫家很喜愛的一張畫。小鎮的候車室陳設簡樸，三、五人坐在長椅上等待，好像在閒話家常似的，連狗兒也自在地趴臥著。暈黃的光線由畫面中心向四周擴散，未截然劃分的主要、次要空間，藉著明暗光影串連成和氣、寧靜的氛圍。

Wang P.Y.  
1972.